

险处方

失业保险) 普通

科室 床号

专用处方一式两份双划价当日有效

医院医疗保险处方

疗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 普通

病案号

科室

床号

专用

处方一式两份双划价当日有效

年 月 日
发药

医生谷力

91110008 (医疗保险公

年龄 性别

险处方

失业保险) 普通

科室

床号

艾及著 作家出版社

I247.5

1145

2006

艾及 著 作家出版社

医生谷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医生谷力/艾及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6. 11
ISBN 7 - 5063 - 3692 - 8

I. 医… II. 艾…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9496 号

医生谷力

作者: 艾 及

责任编辑: 那 耘

装帧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300 千

印张: 11.5

插页: 3

版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692 - 8

定价: 2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1

二十三年前,我第一次去了圣 D,为的是拍摄一部有关火山的影片。第一次面对那里的一个个怪石嶙峋的火山口,还有那浩瀚无际的翻花石海,我自然是惊叹不已,可更让我惊奇的却是火山脚下的泉水。在圣 D 一群火山中,有一座火山的名字叫药泉山。在药泉山下有几处泉水,一直被人们誉为神水,圣水,药水。恰恰在我拍片期间遇到了这么一个女子,她亲口对我说,她喝了这里的泉水就能活;离开这里的泉水就得死。据当地工人疗养院记载,这个女子是河南信阳化工厂的工人,本名叫张静。她住在该院的时间是 1982 年至 1985 年。

见过张静之后,我自然觉得这不是神话,却胜似神话。又接连几次前往圣 D 之后,我了解的神话就更多了。虽然往事如烟,可至今一想起那些神话,依然让我怦然心动。而一想到那些神话,自然想到一本写下这些神话的日记。虽说这本日记转到了我的手里已经二十多年了,可每当我抚摸它的时候,多少往事好像就在昨天……

2

写下那本日记的人,是一个有家不能回的中年女子——她的名字叫柳叶。

虽说有家不能回,可在我拍片期间,她还是回家了——这是她离家出走后的第一次回家。有关她的这一次回家,在她的日记中只有很简单的记述。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我又回来了。可我知道,我一旦跨入我的家门,那就将要同你永别了。而你……早已融进了我的生命,失去了你,我便如同沙漠中一棵死而复活的小草,从此将再次失去阳光和雨露,很快我的生命也就又要枯萎了,凋零了……

3

柳叶所说的这个融进了她生命中的“你”,乍看起来好像指的是人,可通观她的全部日记之后,我推断她当时更多的还是指的这个多次爆发火山的火山——圣 D。事实上,她在自家的门前如同幽灵一样徘徊了几日之后,最终还是没有跨进自家的家门,而是把她痛苦的泪水再次挥洒在了自家的门前,然后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这里。遗憾的是,她此次返回圣 D 的日期已在她的日记中无法辨认了。不过,她此次的来去都是发生在我拍片期间的

事,具体时间应该是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二年的夏天。

在圣D的十几座火山中,已经被柳叶融入她生命中的是药泉山,再具体说是山下的一所疗养院。

夏日去药泉山的人很多,往来的车辆也不少。柳叶下了火车以后,便急急忙忙去赶乘汽车,可她刚刚踏上汽车的车门,忽听有人在喊她的名字。她回身一看,在朦胧的晨曦中,在站前尚未熄灭的几盏微弱的灯光下,她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向她招手。再定睛一看,这人原来是疗养院的院长——老洛。

老洛是特意赶来接站的。其实,他并不知道柳叶今日归来,只是在急切的等待中感应到她回来了。仅仅是凭着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应,竟然亲自开车前来接站了。

老洛这人五十出头,看起来不光是精神矍铄,身子骨也硬朗,但,不管咋说,毕竟是半百之人了,深更半夜爬起来,赶了一个多小时的夜路,面上难免露出倦容。老洛觉着应该说点什么。一开口便说出了他最担心的事情。“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也是……”

“你……”老洛愣了一下,他没有听清更是有听懂柳叶的话。

“是的,”柳叶抬头了。有的女人越是悲哀的时候越美,柳叶可能就是这样的女人。

“是呀,不只是我在等你,谷医生还跑到省里找你去了呐!”

“找我?”谷医生是柳叶的主治医生。一想到一个主治医生千里迢迢跑到城里去寻找一个没有留下地址的病人,她预感到很可能是出事了,而且还是大事。

“当然,”老洛看出柳叶的紧张和不安,他有意把说话的口气缓了下来。“谷医生去省里还有别的事,现在他正在向省领导汇报,可你知道吗,谷医生去省里汇报的恰恰就是你的事呀!”

柳叶更是惶惶然了。她本是一个不幸的离家出走的人。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是这位院长可怜她,同情她,收留了她。“什么事呀,洛院长?”

“还什么事呀……”老洛把说话的语气加重了,“这事可大了,若是再找不到你,那可就抓瞎了!”

“抓瞎了……”柳叶越发感到茫然。“到底是什么事呀?”

“嗨,你就先别问了,咱们回去再说!”老洛觉得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索性就不往细里说了。不过,今日一打眼,老洛就看出来了,柳叶愁眉不展浑身透着明显的凄楚和悲哀,他觉得有些事情还是得问问。可问来问去,柳

叶只说到了在她刚离开家的时候,她的老公一根白头发没有,才一年多的工夫,现在全白了。至于何以至此,不管咋问,柳叶也是缄默不语。

老洛知道,他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人,有着常人所无法想象的特殊的遭遇。自打柳叶来到院里以后,老洛只听说她的家在省城,至于在省城的什么地方,家里都有些什么人,柳叶从未说过。尤其令人费解的是,一个有家的人,却从未见过她家人的影子,这个事老洛已琢磨许久了,就是琢磨不透。既然这是人家不愿说破的家事,他这个当院长的何必总是诱导人家开口呢?老洛今日也不再多问了。

说话间,天已大亮了,一轮红日也露头了。

老洛将车子驶向一个高高的山岭,然后向柳叶示意,让她看看窗外。

柳叶打开车窗,将头探了出去。在她的视野里,一排排火山锥排列得整整齐齐,在晨光的映照下,那一座座威武壮观的火山如同草原上的形象大使正在列队欢迎各地的来客。

老洛把车子戛然停下,打开车门后,他兴致勃勃地对柳叶说,这个停车的地方叫开心岭。柳叶下车一看,在路旁的一块石碑上果然镌刻着“开心岭”三个大字。面对这块石碑,老洛自然要讲到这块石碑的来历。他说,这里的火山有十几座,可若想看全了,只有站在这个岭上。不知是哪个年代,又不知是哪一位文人,来到这岭上往这一站,望着无边的原野,还有原野上一座座排列整齐的火山锥,顿时感到心旷神怡,于是,他便将“开心岭”这仨字镌刻在了这块石碑上。

柳叶站在岭上,四下望了望,她并没有一点开心的意思。

4 洛院长身兼两职:一是康复医院的院长;二是疗养院的院长。康复医院与疗养院不在一个楼,却同在一个大院内,这个大院与药泉山紧挨着,就在药泉山的根底下。药泉山上有钟鸣寺,每当老和尚敲钟的时候,伴随着悠扬的钟声,这个大院也同样显得肃穆庄严而又神圣。

洛院长为人随和,很少板脸,平日里喜欢人们喊他“老洛”,当然,年轻人喊他院长,他也很痛快地答应。几乎从来没人喊过他的名字,也许是忘了,也许是根本就不知道。

自柳叶又一次住进疗养院以后,老洛在百忙中为她安排了两次化验。这两张化验单又一次验证了,柳叶离开药泉山,她的血色素就明显下降;而她重归药泉山喝了山下的泉水以后,她的血色素又在明显地上升。当两张化验单同时出现在老洛的面前时,他又一次感到,柳叶喝的哪是什么水呀,

简直是如同输了血浆一样啊！虽然这是一个早就验证了的不争的事实，可今日的老洛面对两张化验单却仍是显得格外地激动。

“今天，应该告诉你了，为什么我急着等你回来。”老洛把两张化验单推给了柳叶。

“我知道，就为了这个化验的结果。”柳叶指着两张化验单说。

“是的，过去多少个专家都对我说过，有的病人，完全可以把这里的水作为药水；甚至还有人把这里的水称作是神水，圣水，可我认为，水就是水。虽然我亲眼看到好多疑难病人在这里得以起死回生，可我还是将信将疑。不过，今日这两张化验单又一次让我看到，这水在你的身上，简直就像神话一样啊！”老洛边说，边在柳叶身上不住地打量，仿佛要在柳叶的身上探寻点什么奥秘。

“不用怀疑了，”柳叶好像真是想到了神，她虔诚地说，“若是没有这个神话，今天我就不会坐在你这里了。”柳叶长期贫血，原因不明。在家的時候，只能靠输血维持生命。由于长期输血，她胳膊和手背上的血管萎缩了，塌瘪了，想输血也找不到血管了，眼看着就等着死了，可她来到药泉山以后，喝了这里的泉水就不用再输血了，她意外地活下来了。就这样，她在药泉山一住就是一年多，而且今后若想活下去，恐怕也很难离开药泉山了。

老洛有个习惯，一激动了就好抽烟，这一次免不了又把烟盒子掏了出来。在烟雾喷腾中，他激动地说，发生在柳叶身上的神话，他认为，不仅仅是缘于这里的水，还有这里的空气、阳光以及火山脚下独特的电场和磁场，可这个神话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自从见了柳叶的那天起，他就发誓要好好地研究研究。可他接连给省里打了几次报告，却一直没有回音，本以为没啥指望了，所以，当柳叶说要回家的时候，他也就放行了。可就在柳叶回走的那一天，省里发话了，决定在本院正式成立一个研究室，专门研究出现在柳叶身上的神话。当柳叶回来以后，他又特意安排柳叶做了两次化验，今日第二张化验单出来了，他心里有底了，于是，他把院里所要进行的大事说给了柳叶。

柳叶听明白了，院长等她，接她，谷医生去省里找她，就是要在她的身上做些研究。而院长所说的那件大事，说白了就是让她充当实验室里的小白鼠。尽管是这样，柳叶也显得分外激动。“院长，你是我的恩人，你咋说，我就咋做。”

“可别，”老洛扔掉手中的烟，连忙摆手。“你别老是把我说成你的恩人，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当初我把你带到这里来，不完全是出于一片善心，而是想在你身上搞点研究，我绝不是要做你的恩人！”

“不管咋说,你也是我的恩人。”这话是柳叶打心眼里说的。去年,在她离家出走晕倒街头的时候,若不是遇上正在省城出差的老洛,若不是老洛将她送往医院,若不是老洛又把她带到了药泉山,柳叶哪有今天呐!所以,不管咋说,在柳叶的心中,老洛就是她的恩人。

5 谷医生回来了。他从省里不只带回来了成立研究室的批文,还带来了他的女友——这可忙坏了疗养院里的一个活跃人物,此人是疗养院的管理员,大家都喊他老管。

这位老管虽然年近半百,但他精力过人,好说好动,尽管已是不年轻了,可他仍像年轻人那样喜欢热闹。每逢年节假日他总要张张罗罗搞点什么节目;院里迎来送往有个大事小情,也总是忘不了来上一桌。今天,借着为谷医生还有他的女友接风洗尘,这一桌酒席自然就不在话下了。不过,这人不能多了,更不能大吃大喝,他只是把办公室还有后勤的几个人找了过来,坐满了也不过十来个人。

柳叶没想到,她也被老管叫来了。而柳叶觉着自己是个病人,不该参加今晚上院里的聚餐,可老管不仅指名道姓非把她拉到食堂不可,还特意将柳叶安排在了院长老洛的身边。

老洛看出柳叶的尴尬,他对柳叶解释说:“你这次回来,同以前不一样了,院里给你安排了一点你力所能及的工作。平时,你跟正常人一样,可一个正常人总得做点什么吧。”老洛破例为一个疗养员安排工作,一是要稳住柳叶;二是让柳叶感到她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一只小白鼠。

虽然院长和老管这样说了,柳叶还是感到怯生。

列位聚餐的人相继就座了,酒菜也很快就上齐了。这时,只见食堂的门开了,今天晚上的主角谷医生偕同他的女友亮相登场了。

谷医生本名叫谷力。年纪轻轻,衣着随便,不修边幅。说是城里人,却有几分土气;说是乡下人,却在一张未经风吹日晒的脸上,透出几分明显的儒雅。一看便知,这是城里的乡下人,或是乡下的城里人。而他身边的那位秀发女郎就大不一样了,不只是洋里洋气,还像个十足的影视明星。

二人一登场,餐桌上的人便刷地都把目光甩了过去。

在众目睽睽之下,那位秀发女郎一边走,一边在不住地整理蓬乱的长发和被揉皱了衣襟。显然二人在前来就餐之前,经过了好一阵子的耳鬓厮磨。

“对不起,”谷力走到餐桌旁连连向各位鞠躬致歉。“实在是对不起,

我……刚下车……来晚了……”

“行了，”老管故意做出生气状。“别解释了，赶紧落座吧。”

谷力偕同秀发女郎刚一坐定，他猛然想起还没将身边的女郎介绍给大家，于是，他又着急忙慌地站了起来。“呃……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

还没等谷力说完，秀发女郎接话：“未婚妻。”

谷力连忙纠正：“不，应该说是女朋友……”

“不，”秀发女郎一丝不苟，义正词严地宣布，“不是女朋友，是未婚妻。”

谷力好像噎住了，他尴尬地不知往下再说什么，只好窘然坐下。

秀发女郎一看谷力不再言语了，她转向大家做起了自我介绍：“我姓梅，我的名字也叫梅，不过，中国人的名字，一般都两个字，三个字，或四个字，而我的名字，姓和名只是一个字——梅。”

一个“梅”给在座的各位造愣了，彼此面面相觑。冷场片刻之后，梅又开始介绍自己的身世。她说，她原本是个花样滑冰运动员，可她爱上谷力以后，看出谷力一心要扎根在药泉山下，而她这个花样滑冰运动员来到药泉山又无事可做，没办法，若想同谷力在一起，她只好改行学医了。

说到这里，女出纳深感惋惜：“实在要改行的话，也行，可你干点别的呀，这整天穿个白大褂，同病人打交道，你这当运动员出身的，能行吗？”

女会计也有同感：“可不是，一打眼，我就觉着你的性子挺活的，当个演员啥的，还差不多，当医生，怕是不大对路子吧。”

梅“哈哈”两声之后，说：“这你们就知道了，我出身于中医世家呀，省城不是有个‘梅氏接骨’嘛，那就是我的本家呀，若不是看这个，我想改行也改不成啊。”

一听说眼前的这位梅，竟然是梅氏接骨的后代，众人的目光里立时多了几分崇敬。

接下来，众人又是问三问四，而梅是有问必答。说来道去，谷力有点坐不住了，他觉着这不像是聚餐，而像是为梅特意举办的记者招待会。这怎么行呢？“我说，洛院长，今天咱们是在这开会呀，还是会餐呐？”

经谷力这么一说，大家好像才想起桌上的酒菜。

院长老洛举起了酒杯，他清了清嗓子首先来上一段祝酒辞：“今天把大家请来聚一聚，热闹热闹，主要有这么几层意思，一呐，谷医生已经从省里拿回了批件，研究室在我们院里就算正式成立了，谷医生兼任这个研究室的主任，首先咱们表示祝贺；再有，就是梅医生到咱们院里来工作，咱们表示欢迎。为此，我提议，咱们把酒杯端起来，干上一杯。”

“不，不……”大家举起了酒杯，惟独老管连连摆手。“刚才我数了一下，洛院长的话里一共是三个意思，咱们得连干三杯。”说着，老管斟满了三杯酒，恭恭敬敬地端到了老洛的近前。

老洛二话没说，端起酒杯接连干了三个。

按照老管立下的规矩，老洛干完了，便按照顺时针方向挨个往下轮，轮到谁了，谁就得接着喝。为了能顺利地轮下去，老管率先将三杯酒倒入一个大碗内，然后端起大碗，一扬脖，“咕嘟嘟”一饮而尽；再下一个就该轮到谷力了。对于谷力的酒量，老管知道，谷力是不喝正好，一喝就像个红脸关公，不但脸是红的，眼珠子都是红的，红得吓人。不过，酒桌上的规矩是六亲不认的，既然这酒轮到你喝了，哪怕是喝躺下了，也得喝，这是草原上祖祖辈辈传下的规矩。老管作为今晚上酒桌上的主持人，他当然不会让过谷力。老管端着酒碗就好像是举着皇上的圣旨，任何人不得违抗。眼下，别说是轮到了谷力，就是轮到了皇上他二大爷，这三杯酒也得喝。

面对老管高高举起的三杯酒，谷力吓得直往后躲，连连求饶。好像老管不是举着三杯酒，而是端着三挺机关枪。

老管岂能相让，他冲着谷力喊：“这不行啊，这一桌酒席就是特意为你准备的，你若不喝，这不等于让我们散席嘛。”

谷力还是不住地摆手：“不，不行，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一点酒都沾不了……”

草原上的酒文化有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劝酒人的执著，一方若是不喝，另一方却偏要想法让你喝，为了劝下这杯酒，劝酒人可以端着这杯酒从天黑劝到天明，直劝得你非喝不可。若是不喝下这杯酒，就感到天理难容，或是天诛地灭。老管是自小在草原上长大的人，他岂能让这个酒文化断送在他这一代人的手里，于是，谷力越是不喝，老管越是苦心相劝；可不管咋劝，谷力就是不喝。就在二人相持不下的时候，梅走上前，她替谷力说情。一见梅出面了，老管的劝酒词儿又有了新的内容：

“既然你替你的未来老公求情，那就没啥可说的，按照我们草原上喝酒的规矩，只有请你来代劳了。”近些年，草原上的酒文化有所发展有所变化，一旦遇上了该喝而拒不喝者，未必一定要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相互之间可以变通，至于如何变通，那就因人而宜了。今儿个的酒桌上，老管的变通办法就是谁求情谁替喝。

“什么，”梅眨了眨眼，“我代劳？”

“你不代劳，那就得谷医生喝，你看咋办吧？”

梅又眨了眨眼，想了想后，抿着嘴说：“行，既然您这么说了，我喝。”

老管就势将三杯酒端到梅的近前。

谷力连忙捂住酒杯，担心地望着梅：“你行吗？”

梅将谷力的手拿开，不动声色地端起酒杯，一连干了三杯。

老管一看梅连干了三杯之后，面不改色心不跳，他心想，今晚上看来是遇到对手了，他趁势又倒了三杯酒，将三杯酒又端到了梅的近前。

“怎么，”一看老管又端来三杯酒，梅有点吃不住劲了。“又来三杯？”

“那是呀，”老管端着酒杯，振振有词。“刚才那三杯酒是你替谷医生喝的，而这三杯酒却是你的呀。”

谷力又一次捂住了酒杯。“不，不行。”

老洛也出面解围。“算了，算了……”

老管却没有一丝的松动，他站在梅的近前仍是步步紧逼。“你看着办吧，反正这三杯酒是你的，你若是不喝，往下就没法进行了。”

梅一想，今日初来乍到，哪能让一桌的酒菜凉在自己的手里，她不容分说，又一次将谷力捂着酒杯的手挪开。

谷力立起双眉。“我说，哥们儿，你行吗？”

梅大义凛然嘿嘿地一笑。“今天是为你，为我摆的酒席，你不喝，我再不喝，那多不够意思呀。”说着，梅举起酒杯，又一连干了三杯。

梅一连干了六杯酒之后，坐下了。

在座的各位都愣着一双惊讶的眼睛，盯盯地望着梅。

梅向各位巡视了一眼之后，问：“怎么了，接着往下轮啊。”

老管走神了。经梅这么一说，他才想起劝酒的事尚未完成，于是，又连忙倒了三杯酒端到柳叶近前。

一直沉默不语的柳叶一见了端到面前的三杯酒，吓得连忙往后退了一步，然后她一面虔诚地向各位鞠躬，一面谦恭地说：“我能有今天，全凭了院领导，谷医生，还有在座的各位对我的关照了，按理说，这酒我不该不喝，可我是个有病的人呐……”

老洛出面求情。“是的，是的，对病人咱就免了。”

老管又来神了。“好，病人不喝，可以。但是，谁求情，谁替喝。”老管把三杯酒又端到了老洛的近前。“对不起，院长，这三杯酒你来吧。”

老洛没想到，他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却又引来了三杯酒。按说，这三杯酒，他不是不能喝，而是不想喝。“这是谁立的规矩呀，求情的就得喝酒哇？”

“反正是得有人替，”老管所继承的酒文化，就是在酒桌上一定要想方设法让别人多喝，自己尽量是少喝，或是不喝。虽然酒杯举在他的手里，可

他想的却是如何将酒灌进别人的肚里。“若是没人替，咱就不能往下轮，那就对不起了，这一桌子美味佳肴，咱们只能干瞅着，不能动筷子，你们大家伙说咋办吧！”

正在大家不知如何应对时，梅又站了起来。她是一个烈性人，看不得酒桌上一次次地冷场。她冲着老管双手抱拳，仿佛是古代的一位侠女路见不平后，准备拔刀相助。“请问，对您——我该怎么称呼？”

老管笑了笑，说：“啊，本人的称呼稍微复杂点，不是一个字，而是俩字——老管。”

梅主动将酒杯端了过来。“老管，这酒你不用让了……”

“什么意思？”

“我喝。”

“你喝？”

谷力又一次捂住桌上的三杯酒。“我说，哥们儿，你今天是犯‘虎’了咋的……”

梅推开谷力的手，说了句“没事”之后，转向柳叶深深地鞠了一躬。“我知道，你叫柳叶，我应该管你叫柳姐……”

柳叶不安地坐着，听着。

梅很是动情地说：“在省里的时候，谷医生就对我说了，若是没有你，今天我们就没有这个研究室。为此，这三杯酒我替你喝了。”

说完，梅端起酒杯，又干了三杯。

女出纳凑到女会计的耳边，悄声说：“听说，这女人若是能喝酒，那就像喝水似的。”

在谷力眼里，一个女人端起酒杯就干，如同喝凉水似的，确实有伤大雅。当他将醉酒的梅趑趄趑趄抱回宿舍后，心中感到十分地不快。

可爱的梅喝多了，醉酒以后的梅显得更加可爱。“亲……亲爱的……”梅好像还没离开酒桌。“你……你怎么光是看着我喝酒哇，干嘛不……不让我吃点东西呀……”

“你想吃什么？”

“我想吃你！”说着，梅猛地把谷力压到身子底下，接着又在谷力的脸蛋子上狂咬起来。

“行了，别耍了！”谷力没好气地把梅推到一边，然后，把她的鞋脱了，身子放平了。为了摆脱梅的纠缠，他气恼地丢下梅转身走到窗前。

“你……你这是咋的了？”梅本以为她今晚上在酒桌上的一言一行，不

说是英雄壮举,也是舍己为人,可到头来无人赞扬不说,却招来谷力的冷眼和责难?她感到委屈。“你说呀,我咋惹着你了,啊?”

“还……还咋惹着我了?”谷力猛地转过脸来。“你看看你,一个女大学生,头一天到这里来,第一次亮相,不管你平时是啥德行,可今儿晚上,你就是装模作样,也得文静点,庄重点……你可倒好,虎啦巴几的,端起酒杯就干,越干越来劲,喝成这个样子,真丢人呐!”

一听到“丢人”二字,梅的心里感受不再是委屈,而是屈辱。她受不了了,霍地从床上跳到地下。“今儿晚上这酒,我不喝,就得逼着你喝,我替你喝了,你不但领情,反而数落我,说我虎啦巴几的,还给你丢人了,呜……”梅一说完,她又趴到床上号啕大哭起来。

谷力讨厌酒,就是因为这酒能改变人性。平时本是个文文静静的女人,可几杯酒下肚之后,竟然会像一个泼妇不管不顾地歇斯底里大发作。而梅,平时就不文静,可想而知,这酒后若是发作起来那就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了。眼看梅的哭声一浪高过一浪,不说是直上九霄,也是惊天动地。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哭声,谷力一时慌了手脚,因为这不是在个人家里,而是集体宿舍,这惨人的哭声,叫别人听了很可能会以为这个房间里正在强奸或是杀人,弄不好还会有人去报警,若是发展到那个地步那可真是影响太坏了。一想到这些,谷力别无它策,只能跑到床前赶紧哄,赶紧劝,可不管咋哄,咋劝,梅就是哭叫不止。最后逼得谷力实在是没招了,他只好跪到床边求饶:“好了,好了,我说错了,我认错还不行……”

尽管谷力跪地求饶了,梅还是唏嘘不已。

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谷力望了望房门,然后转向梅,压低声音说:“行了,安静点吧,来人了。”

尽管谷力的声调很低,可梅却被镇住了,立时不吵不闹了,安安稳稳地文文静静地躺在了床上,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一看梅稳当了,谷力起身冲门喊了一声:“请进。”

门开了,老洛拎着一个竹皮暖瓶走了进来。一看院长来了,谷力连忙迎上前去。

老洛把暖瓶递给谷力,悄声说:“我刚从泉子回来,这瓶水是特意给小梅拎回来的,你跟小梅说,这药水解酒,痛快喝上两杯,这脑子立马就清醒了。”

谷力接过暖瓶,转身走到梅的近前。“起来,喝点水,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神水,这水解酒,喝下去以后就醒酒了。”

梅睁开醉醺醺的眼，望着谷力手中的水瓶。

谷力倒了一杯泉水，接着又把梅扶了起来。“刚才你听清没有，院长说了，这水是特意给你打回来的，你喝下去以后就把酒解了。”

梅迷离瞪地嘟囔一句：“你说什么？”

“我说这水解酒，赶紧喝两杯，这酒就全解了。”

“这……这若是把酒都解了，那今儿晚上这酒不都白喝了嘛，啊？”

谷力真是气不得恼不得，他转向老洛无可奈何地咕噜一句：“没办法，她喝多了。”

“那让她早点睡吧，睡一觉就好了。”此时的老洛也只能这么说。

“不行啊，”听老洛这么一说，谷力的脸红了，他悄声对老洛说，“不能让他睡在我这呀，我们俩还没结婚呐。”

“可小梅喝了这么多酒，你得在身边守着哇。”

“那让院里的人知道了，这初来乍到的，影响多不好……”

“没关系，我就说你今天晚上住我那了。至于你去没去我那住，就我一个人知道就行了。”

说完，老洛转身走了。

关门声一响，梅霍地坐了起来。一边拍巴掌，一边雀跃：“谷力，咱们洛院长可真是个好人呐，”说着，梅光着两只脚下地，有点急不可耐地将谷力拉到身边，她一边不住地在谷力的脸上狂吻，一边继续欢呼。“这位老院长太善解人意了，太了解咱们年轻人的心了，咱们俩可真是遇到了一位好院长啊！”

谷力打量了一眼梅后，问：“我说，你到底是糊涂哇，还是明白呀？”

梅狡黠地一笑。“我呀，我脑袋糊涂，可心里明白。”

“你呀……”此时的谷力真是啼笑皆非。

突然，梅把脸严肃起来，诡秘地噙起了她那丰满的嘴唇，“嘘”了一声之后，说：“咱们别浪费时间了，快点来吧。”

谷力不明其意。“快点……来什么呐？”

正在谷力发愣时，梅退到床边，不管不顾地旁若无人地脱掉了自己的外衣，外裤。当梅只剩下胸罩和内裤时，谷力慌神了，倒不是没见过梅的玉体，而是谷力没有想到酒后的梅竟然如此急于上床，可眼下的门和窗还完全处于开放状态，若是万一被他人瞧见这还了得。一想到这里，谷力急忙走到窗前，将窗帘拉上了。当他将门也锁上以后，他看见……

梅的胸罩解下来了，内裤也脱下来了，霎时间，梅脱得光光的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每一次面对脱光了身子的梅，谷力都显出只

有从未见过女人的处子才有的那种骚动不安。难怪,几年的冰上运动,梅将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塑造得那么匀称,那么丰满,那么富有弹性,那么富有诱惑力……每一次望着赤裸裸的梅,谷力都不由得想起一位高人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天下惟有女人的人体为最美。当然,这位高人指的并非是所有的女人,而是像梅这样的女人。每一次当谷力这样想的时候,他都越发觉得梅着实是可亲可爱,尽管有的时候有点虎拉巴叽的……

今夜,虎拉巴叽的梅,酒后不只是面色红涨,她身上的每一个部位也都随之膨胀起来。在酒精的作用下,已经处于亢奋状态的梅张开双臂亟待有人抱她,搂她,啃她,亲她,吻她,咬她……此时,谷力尽管没喝酒,可是面对自己喜爱的人所呈现出来的最可爱最美丽最动人的状态,他岂能袖手旁观,何况窗帘已经拉上了,门也锁上了。谷力骤然变得疯狂起来,他肆无忌惮地拥上前去,将梅抱到床上……

6 药泉山下就是一个药泉镇。小镇不大,全镇只有一条街,街的两侧盖了不少楼房,除了工商税务以外,大部分都是疗养院。镇街上平日来往的行人,也是疗养员居多。在镇街的南侧,有个泉子,叫南泉;在镇街的北侧,有个泉子,叫北泉。不管南泉,还是北泉,都是地层深处的泉水从熔岩台地的缝隙中自然流出。原始的饮水方法是使用长把舀子舀水,现在都建起了自流井,将杯子放到井的出口前,泉水自动流出,既防止污染,又饮水方便。由于这药泉山下的神话越传越广,前来喝水的人也就越来越多。近些年到这来打水喝水的人,每天从早到晚都是川流不息络绎不绝;每逢节假日,那更是人山人海。可以这么说,凡是来到药泉山的人,饭可以不吃,但,这里的水却不可不喝。

梅来到药泉山下的第一件事,自然就是到泉子饮水。她听当地人说,“南泉子睡觉,北泉子尿尿”,意思是喝了南泉子的水,有利于睡觉;喝了北泉子的水,有利于尿尿。梅觉得晚上的觉不能睡得太多,因为她总是觉得晚上有做不完的事,岂能让睡眠占去太多的时间,所以她坚持要喝北泉子的水。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北泉子又接待了一个新来的饮水人——这就是活泼可爱的梅。

谷力将接满水的杯子,端到了梅的近前。梅接过杯子后,“咕嘟嘟”喝了一口,只见她倒吸一口凉气,大叫一声:“啊——”

谷力担心他的梅又要出什么洋相,连忙斥问:“怎么了,你这一惊一

乍的？”

“天呐，我喝到神水了！”

“你昨天晚上就喝了。”

“昨天晚上稀里糊涂的，没喝明白。”

“现在明白了，是个啥感觉？”

梅将一杯水喝干了之后，煞有介事地说：“我的天，这一杯水喝下去以后，立时就觉得这浑身呐……”

“咋的？”

梅扭动了一下身子，看样子是想从身上找出一点什么特殊的感受，可她面目索然，好像什么也没找到。“没咋的，”梅平平淡淡地说，“这不就是喝了杯凉水嘛，还能有什么感觉。”

“什么，”经梅这样一说，谷力大为不悦。“你是不还没醒酒呢呀？”

“又咋了？”

“凉水……”谷力万万没有想到，梅能把这里的水比喻成了一般的凉水。“如果这只是一般凉水的话，我疯了呀，跑到这儿来成立什么研究室呀，啊？！”谷力越说越气。

望着谷力满脸的怒容，梅知道，她把谷力心目中的圣水说成了一般的凉水，这无形中又把谷力的肺管子呛着了。可有什么办法，梅向来快言快语，说话不知深浅，更何况是在谷力面前了。

“若是像你说的这样，那不光是我疯了，你看看，”谷力指着泉池四周正在争着打水的人，继续数落梅。“那些人不都疯了，啊？！”

梅抬眼四外看了看，在她的眼里，这里没有一个人是疯子，每个前来打水的人，都像去庙堂烧香拜佛的人一样，无人嬉笑，更无人打闹。人人都笃信这里的泉水能够为他们祛病，个个都表现得极为虔诚。在只有去了教堂或是寺院才能感受到的那种神圣气氛中，凡是来到这里的人们个个都像教徒捧着圣水一样，纷纷把头、把脚、把手泡在了水里……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梅来到泉子的第一天，就深深感受到了这里确实是个不寻常的地方。“是呀，”梅不再嬉皮笑脸了。“这若是一般的凉水，哪没有哇，都跑这儿来瞎折腾什么呐？”

“你……”虽说梅已变得严肃了，可谷力还是担心梅会随时随地胡言乱语。“你到这来，可得规矩点，不能拿起嘴来说！”

“咋了？”

“你知道吗，”谷力板起脸故意吓唬梅。“当地的一些老人，至今到这来打水，还要先磕几个头呐。在当地的人的眼里，这水就是神水，圣水，你随